

胡竹峰专栏·南游记

信笔扬空

小说世情

刘盼

船形屋

又是一夜雨，海南成了江南，有了杏花烟雨婉约之境。雨滴晶莹剔透，洗了浮尘也去了喧嚣，像诗词说的，清晨的微雨湿润了地面灰尘，客舍屋顶一新，柳色更见青翠。

江南干旱太久，江北也迟迟不见雨滴。连阴雨断断续续飘着，雨乡在云，天上云聚云散，地下雨骤雨疏，淋湿了山头淋湿了村落，是黎家初保村。

村民旧居船形屋，几十间房子顺山势而建，位于向阳面，土阶上下交通。古人笔记说，旧时黎人民居，一栋两檐。邻近汉民处，屋檐下开有门，伐木为墙，涂上泥土，其余部分两檐垂地，两端开门。房屋弯拱到地，一如船篷。据说起因是黎族先人当年乘木船过海而来，靠岸后，一时无处容身，将船翻过来覆盖地面以当房屋。后人追忆祖先迁徙功苦，仿船造舍，在屋顶铺草排，使得屋盖轮廓近乎船篷，故名船形屋。

跨过村口牙合河，独行至民居对面，屋舍云雾缭绕，俨然仙境。一路走一路看，雨洗过的芭蕉竖起扇叶，灌木丛落落大方，槟榔树怒发冲冠，怒发冲冠吗？或许心相吧。早已敞头，更无怒冠，只期冀清静。求名求利为壑，终究抵不过大地白茫茫，不妨早日清静。人生清静自持自适，少了金碧辉煌，却得了一脉清风。清微之风，化养万物，清惠之风，同于天德。

牙合河轰然流着，静静看着，看一眼对面的船形屋。雾雨中，有两个人，一个是苏东坡，一个是原子思。孔子弟子宋人原宪，字子思，清静守节，贫而乐道。子贡问：“一人贫穷而不谄媚，富贵而无骄矜，何如？”孔子说：“可也。但不及贫穷安乐，富贵知礼守礼者。”

孔子死后，原宪居卫国陋巷茅屋，蓬蒿为门，破瓮为窗，粗茶淡饭，并不以为然，还有兴端坐弹琴歌唱。身居卫国上大夫的子贡身着轻裘，乘驷马高车来看望他，原宪衣冠不整，扶杖而立，一脸清苦。子贡问：“嘻，先生何病？”原宪答：“无财是穷，学道不能行才是病，我贫而已，非病也。”子贡一脸惭愧，讷讷而退。原宪站在门口，徐步曳杖歌咏宋人《商颂》，声满天地，若出金石。

黎人心性有原宪身影，广大如此，旷远如此，磊落如此，乐道如此。与自己握手言和，再握手言欢。黎人面容常有空相，没有无明的愚暗，没有无明的聪慧；没有苦恼的聚集，也没有欢喜的断灭；无得意，无失意，无牵挂障碍，无有恐怖，远离种种颠倒梦想；于是自然，如一瓜一树一果一叶……

五指山

夜宿五指山下，一只鸡鸣，又一只鸡鸣，此起彼伏，狗跟着一阵狂吠。晚秋安静之夜，黎人已经睡去，离人兀自怀想。并无实际，怀中空空，如夜色，如白云远走的天空，空无尘埃无挂碍，于是就寝，睡进黎人之夜。

夜里有梦，有笔临纸作书，隔得远了，不知详情究竟。清晨醒来，恍惚走出幻境，窗外青山实实在在真切切切站在那里，一时游兴大好，有了攀登意思。

芭蕉正绿，是肥绿，油润润能滴出水来。一尾细长的青蛇蜿蜒蕉叶上，懒懒散散，通体如绿水晶，与芭蕉颜色浑然一体，绿叶藏身。我辈读书藏身，文章藏身，有人杯酒藏身，茶香藏身，更甚有刀背藏身，权谋藏身，稼穡藏身……

三百六十行，行行可藏身。谋生易而藏身难，藏得住住头面，藏不住心力；藏得住心力，藏不住岁月磨蚀，一寸又一寸；藏得住胸际沧桑，藏不住满脸皱纹；藏得住口舌，藏不住思绪；守心如城，谈何容易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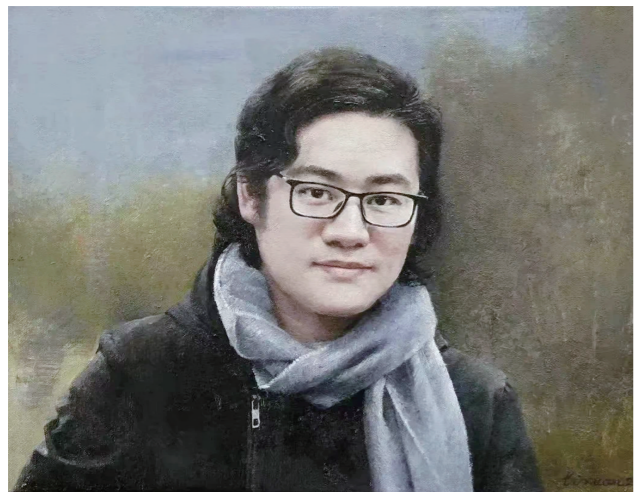
耳畔忽有水响幽咽，几个小步转身，一弯溪流峭丽滴过。就近俯身掬起一捧水，指缝漏下清凉，不多时，掌心空空如也，只剩一手湿润。心想五指山水从大地指缝倾泻而下，人手如山，山似人手，人在山中，山何尝不在人中，在人心，欣欣几欲起舞。几只蝴蝶知晓我的心意，翩翩飞过，一只又一只，数过几只，又飞来几只，挠得人心痒，数不胜数。

水至清也有色，平缓处三五条石鲮悠游经过，大多两三寸长。虾子更小，不及一寸。鱼虾结伴滩底潭底嬉闹。山中溪水澄澈，山清水秀。秀之第一要义是澄澈。下过雨，河道高处急流直泻高飞几尺，激荡山石，一日日，一月月，一年年。石头得了山水灵性，一改憨态，瘦皱波折玲珑，变幻出奇幽美。几根藤蔓伸得太长，河水冲打着，凌空摆动，水晃藤，藤晃水。

每年盛夏，城中酷热难耐，这方土地偏偏独享清凉，更有花叶十里似锦，山风芬馥，于是男女纷纷，来此寻幽避暑。人越走山越高，心中想见五指如峰。疾足登山，一步步上到高处，峰顶还在更上方，栈道钻入山林，忽然悟出身在此地，哪识面目。几人谈笑下山，纵步如飞，游兴大满意大贯彻矣。

同游者，湘人何哲良、楚人黄梵。是夜再宿五指山下，晚饭毛纳村，篝火照得庭院透亮如昼，黎人歌之舞之，舀山兰酒三五勺，得三分陶然意思，兴尽而返。临别时，村民执竹火送行，胸中丰润无语。其时星火在天，朗朗有风，轻拂树叶，草丛里秋虫长鸣。正是：

秋日朗风清，长桌宴酒盈。
黎人歌伴舞，竹火映星明。
愁绪随流去，岩波踏浪行。
江山看走马，水墨记丹旌。



胡竹峰，安徽省作家协会副主席。出版有五卷本“胡竹峰作品”，《中国老虎》《民国的腔调》《雪下了一夜》《惜字亭下》《黑老虎集》等作品集三十余种。曾获孙犁散文奖双年度、丁玲文学奖、紫金·人民文学之星散文奖、刘勰散文奖、丰子恺散文奖、林语堂散文奖、滇池文学奖、三毛散文奖、红豆文学奖等多种奖项。部分作品被译介为多种文字。

春天观鸟黄河口

尚长文

我居住的黄河口，有着大片的湿地，每年春秋都有大批候鸟从这里飞过。

三月的一天，我陪外地的两位搞鸟类摄影的朋友去黄河口生态旅游区观鸟。

春天是生态旅游区最生动的季节，也是黄河口最佳的观鸟期。目前，全球共有九条国际性鸟类迁徙路线，其中环西太平洋和东亚——澳大利亚两线途经黄河口汇集。每逢春秋候鸟迁徙季节，万鸟翔集的场面蔚为壮观，是名副其实的“鸟类国际机场”。

黄河口一带的野生鸟类种类共371种，占中国鸟类总数的21%，其中国家一级25种，国家二级65种，迁徙鸟类数量达数百万只。这里的珍稀鸟类有白头鹤、天鹅、丹顶鹤等50多种。这些年里，有不少油城周边的朋友去生态旅游区里进行摄影采风。那些摄影作品都非常的美。镜头下的鸟儿大都有着美丽的羽毛、生动的眼睛、潇洒的飞翔的动作。也因此，有不少作品都上了国家和省部级报纸，有的还在各类摄影大赛上获奖。

我们是周末上午去的生态旅游区。生态旅游区的春天，柳条在春风的吹拂下，已不再僵硬干枯。枝条开始变绿，打了花苞。花苞有点像鼓起的气泡。青青的芦苇从厚厚的草丛里钻了出来，渤海滩上的春风也已经不再刺骨，蓝蓝的天空下，麦苗在生长，大地愈发丰韵，也愈发辽阔。

打眼望去，不远处的沼泽地里，果然有鸟出没。白头鹤！我调整好望远镜，便忍不住叫出了声。此前我并没有见过白头鹤，因为答应了陪朋友观鸟，便临时抱佛脚，进行了一番鸟类知识的恶补。查阅资料得知，黄河口的生态区里，尤以白头鹤居多，便记住了白头鹤脖子长腿长，从头到脖子，都是雪白的柔毛，其他部位则呈灰色的特点。

不自觉地叫喊了一声，又仿佛担心惊扰了远处的鸟，便闭上了嘴巴，老实地蹲在一丛枯草的后面静静地观察。搞摄影的朋友表现得倒很沉稳。他们不动声色地蹲在那里，仔细地看不远处的沼泽地，看了一会儿告诉我，前面的那些鸟，的确是白头鹤。朋友的进一步确认，让我有一种隐隐的成就感。

镜头里，白头鹤比较机警，叨叨食边抬头观望。它们在望什么呢？是不是害怕人类打扰和伤害了它们。

继续观察，就又觉得自己的分析没有道理。白头鹤似乎并不关注周边是否安全，它们就像大长腿的模特，在漫不经心地踱步，佯装无意地观望一下有没有羡慕自己傲娇体形的眼神，却并不耽误工闲而优雅地觅食。

正看得过瘾，不知什么原因，便有十几只白头鹤“腾”地一下飞到了半空中。

三月的天空，是那种被水洗过的瓦蓝色，蓝得像水。飞起的白头鹤们先是在空中盘旋了几圈，接着便朝着黄河入海口的方向飞去。

白头鹤飞得很高，很慢，雪白的头，灰色的身子，两支长腿伸在后面。镜头里，这种情形看得很清楚，清楚极了！

飞翔中的白头鹤，似乎静静地悬在空中，一动也不动，可他们分明是在飞跃。飞过永安镇，飞过旁边的小村庄，渐渐的，白头鹤飞远了，飞远了，远得成了一串黑点。看来，它们这是要去远方了。

原来，候鸟在黄河口停歇，主要是补充食物，增强体质。一旦完成了能量的储备，就会开始结伴远行。远飞的鸟群，令人不舍。便禁不住想到了鸟儿的归期。白头鹤再飞回黄河口，应该是在秋里了。

白头鹤可没有给我们更多的时间去考虑。不时便有新的白头鹤向沼泽地飞来，向我们这边飞来，还有更多的白头鹤，在空中不停地盘旋、起飞。

沉浸在鹤的世界里，我们的身体一动不动。



大地春色 李昊天 摄

灯月闲话

王世襄鉴定唐三彩

刘志杰

1990年代初，随着唐三彩在艺术品市场上越来越走俏，赝品也很快泛滥成灾，许多藏家和鉴赏家因此栽了大跟头，就连一些博物馆的专家都曾被打过眼儿。但是，知名的文物鉴赏家王世襄却用看似简单的一招，就轻易解决了这个大难题。

一般的鉴定人员对唐三彩的形制、纹饰、釉色、胎质等细节特征都非常重视，有时为了看清楚，会拿着放大镜仔细端详半天。但王世襄从不这样做，他更看重器物的气质和神韵：“凡是唐三彩之类的器物，都是唐人饱含热情所创作出来的，内部蕴含着一种大唐的盛世之气，而这种气息是无法仿制出来的。”

因为关注点不同，王世襄对器物从不

细看，而是站在远处端详，“看的不是它的形状，而是它的气质。看的不是它的颜色，而是它的神韵。看的不是它的细节，而是它的整体。看的不是它的表面，而是它的内涵。”他将这种独特的鉴定方法总结为：“鉴定唐三彩，不是靠眼睛，而是靠心。”

很快这种鉴定方法便引来大量藏家和鉴赏家登门请教，王世襄不仅倾囊相授，还一再解释：“看唐三彩就像看人一样，一眼就能看出它的性格、气质、情绪、心理等。真的唐三彩，就像一个活生生的人，有着丰富的表情和情感，有着自然的美和魅力。假的唐三彩，就像一个死气沉沉的木偶，没有任何的生机和灵气，只有刻意的造作和修饰。”

从中，人们受益匪浅，也参悟出如此鉴定的高明之处：气质和神韵是指器物的光泽、色彩、质感等视觉效果的综合表现，是由原料、制作工艺、传承年代等多种因素决定的，既不容易被改变，更不容易被模仿，而市场上充斥的高仿品，也只是仿了形却仿不出神。正是因为有了多年的观察和知识积累，王世襄已对唐三彩的气质神韵形成敏锐的感知和判断，所以一眼便能识别出真假。

曾有一位造假界的高手带着一件得意之作，想试探一下王世襄的法眼。王世襄只扫了一眼便说：“假的，是用真的唐三彩的碎片拼接而成的。”见那人不服气，他指着器物详细解释：“你看，马的头和身子的颜色不一致，说明是用不同的碎片拼起来的。而且，马的头上有一块白色的釉很突兀，这块釉是为了掩盖拼接的痕迹而后加的，釉的边缘呈锯齿状，说明是用锯齿锯下来的，而不是自然形成的。”一番话让来者哑口无言，只好乖乖承认了造假行为。

裴烟，抱月怀中枕斗眠。”有得道的意味。“春水渡旁渡，夕阳山外山。”这是归隐者的心迹。“舍南舍北皆春水，但见群鸥日日来。”杜甫难得喜上眉梢。“试上超然台上望，半壕春水一城花。”东坡的豁达和超然跃然台上。“春来江水绿如蓝，能不忆江南？”白居易乐天乐地犹思江南，其情切切，其心悠悠。“问君能有几多愁，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。”唯李后主眼中之春水最为滞重，水波浩渺，却碧波不起，灰蒙蒙天。

临水登高，举目远望，睹水也思人。一千年的苍茫，都在春水的陶襟里，随波东去，消弭天际。

春水东流，是遵循地势的特性，也契合人的心里期许。春水东流，奔涌到海，是往阔处去。如一个人，向海而生，是往高处去。春水东流，寄托人的精神远游，远不是一只兰舟能载得动。人不动，心在水。水在流，春欲留。

春日的黄昏，余晖铺金，群鹭低飞。少年沿着一条河，逐风追日，伴春水东流。春水，宛若年轻的眉眼，驿动的心跳。春水去了还回，而年华，只去不回。

人间小景

春水

叶荣荣

春水，漾漾荡荡，涣涣泱泱。始于一夜贵如油的春雨，掠取春天的半壁江山。我对季节变迁的恍然醒来来自对水的凝视。路上一条河，日日往返过。水面渐阔，清澈泛绿，愈发动人。有孩童高声诵读：“一湖春水夜来生，几叠春山远更横。”心里一荡，解襟敞裳，舒筋松腰，与冬日欢喜告别。

春水色碧，如玉。色嫩，如叶。色净，如眸。与春水对视，有不想遮掩的坦然，不躲，不藏。有不愿修饰的淳朴，不伴，不装。手足舒展，内心安然。

春水从何而来，这本不是问题，春雨为证。但心底有“汨汨、淙淙、潺潺、哗哗、汤汤”，不免疑惑、遐想。

春天是丹青的主角，画卷舒展，宛若春水流淌。目之所及，水波涟漪，柳绿桃红，春光熠熠。孩童又诵：“春水绿如苔，水上新红取次开。”花依水，水贴红，恰是一幅春的画像。

在徽州，春要翻很多山，所以来得迟。水要赶许多路，所以去得急。河流两岸，映山红次第错落，竞相怒放，团团簇簇，红艳似火。春水清冽，新红明媚，好比竹马青梅，嬉戏甚欢，相看两不厌。一条绿绸带着翠，两行红黛边妖娆，沿山游走，楚楚动人。路人一声嗟叹：黑白徽州，山水也多彩。

春水多姿。池露柔媚，溪多清秀。塘犹迷离，河行婀娜。湖显丰腴，江起磅礴。春水多情。多情愿作桃花水，流向人间总是春。桃花流水，因情扭捏，行的是脸颊绯红。

春水色无边，心境各不同。“风乍起，吹皱一池春水。”撩动的是春思。“半篙春水一

